

阿·托爾斯泰著

苦難的歷程

二



平明出版社

苦難的歷程

第 二 部

一九一八年

阿·托爾斯泰著

朱 雯 譯

新 譯 文 叢 刊

苦難的歷程(二) 定價 14.700

著者 [蘇聯] 阿·托爾斯泰
譯者 朱 曉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C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82×1067 1/28

印張: 18 1/7

字數: 304,000

一九四九年四月文島出版社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 第六次印刷

24001—26800



阿·托爾斯泰像

原書名 Road to Calvary(Part Two: 1918)
原著者 [蘇聯] Alexei Tolstoy
英譯者 Edith Bone
原出版者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48

內 容 提 要

這是『苦難的歷程』的第二部。『一九一八』是暴風雨降臨的日子，也是革命戰爭最艱苦的年月。因為這是階級跟階級、窮人跟富人的鬥爭！在這裏，一連串的歷史事件與幾個主角的生活交織了起來。作者繪出了一幅彼得格勒的場景，描寫了革命的導師列寧在會上作了講話的人民委員會。作者也敘述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的活動，包括社會民主黨卡普蘭企圖刺殺列寧的惡毒陰謀。在這裏，作者提出了無數複雜的問題，描寫了在全國各個不同地區進行的一切為爭取新的生活的鬥爭。因此，正如阿·邁耶斯尼爾大出：『這部小說，在作為一個藝術家的阿·托爾斯泰的發展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第二部 一九一八年



在三次清水中沉浸

在三次血水中沐浴

在三次灰水中滾沸

我們就比純淨更純淨了

第一章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沿着彼得堡荒涼寂寞的街道，凜冽的疾風，正在刮着紙片——軍事佈告、劇場廣告、還有喚起俄羅斯民族「良心和愛國心」的傳單。當挾着雪花的掠地的疾風，刮過去的時候，那些斑斑駁駁地黏着乾了的漿糊的、五光十色的紙片，便不祥地悉悉索索地作響。

這便是最近在京都市所發生的喧鬧而酒醉似的騷亂所遺留下來的痕跡。街頭和方場，已經沒有了趕熱鬧的人羣。冬宮空漠地矗立着，屋頂給巡洋艦「阿芙樂爾」上射過來的一顆砲彈打穿了。負有時望的銀行家、著名的將軍、臨時政府的部長，都逃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燦爛的馬車、盛裝的婦女、武官、文官以及頭腦昏亂的公務人員，也都從這些被

委棄的、骯髒的街頭，隱匿不見了。夜裏，店鋪的大門，給釘上木板，響着鐵鏈的丁丁聲。這兒那兒，還有一兩家店鋪的櫺窗裏，仍然陳列着一塊乳酪，或者一塊腐敗的糕餅——可是，那也不過使人更嚮往於一去不復返的生活罷了。驚懼的路人，緊挨着牆壁，斜眼瞧着過路的巡邏——那些成羣的堅毅的人，列隊走過去，便帽上佩着紅星，肩膀上揹着步槍，槍統朝向着地面。

北風把冰冷的寒氣，吹進人家黝黑的窗子，拂過荒涼的門廊，刮走了過去驕奢淫佚的鬼魅。一九一七年年底，彼得堡是十二分可怕的。

它是可怕的，不可思議的，難以理解的。一切都臨到了末日。一切都趨向於滅亡。一個戴着破爛帽子的人，手裏提着漿桶，拿着刷帚，急匆匆穿過暴風雨掃蕩過的街頭，把一張張新的白紙佈告，貼在百年古廈的牆基上。頭銜、勳銜、恩俸、軍官的肩章、字母 *В. А. В.*、上帝、私有財產以及自由生活的權利，都給消滅了。消滅了！那個貼標語的人，向着沿街的玻璃窗，從帽簷底下狠狠地瞅了一眼，在這些玻璃窗裏面，穿着藍鞋和皮大衣的人們，在沒有爐火的房間裏，來回地踱着，絞着雙手，唧噥着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到底要弄到什麼地步呢？俄羅斯的毀滅，一切的末日……死亡……』

① 字母 *В. А. В.* 指的是俄國字母 *В*。這個字母，在十月革命以後給廢除了。譯者。

更走近窗口一點，他們便看見街對過那座從前住過「老爺」的屋子前面——從前，這兒總有一個警察，像一支槍桿似地筆直地站着，眼睛直瞪住灰色的屋子正面——現在却有一輛長長的運貨篷車等候着，幾個武裝的人，正從屋子的敞開着的門裏，搬出來傢具、地毯和圖畫。門廊上掛着一方小小的紅布旗，下面出現了「老爺」，一個長着兩撇史柯倍來夫將軍式頰鬚的人，可是身上穿着一襲夏季的外衣，正在一步挨一步地走着，顫動着灰白的腦袋，他被驅逐出去了！在這樣的嚴寒中，他到什麼地方去呢？隨他愛上哪兒去，都由他。……而這是，一個國家棟梁的「老爺」的下場哪！

夜來了。天色黑得像墨，既沒有街燈，也沒有人家窗子裏透出來的光亮。沒有燃煤，可是人們都說斯莫爾尼仍然燈光晃亮，而工廠區也都點着燈的。暴風雪怒吼着穿過轟擊得蜂巢似的淒涼的城市，它彷彿從頹敗的屋面上，發着這樣的呼嘯：「彼得堡要變成沙漠了。」黑暗中爆出了槍響。誰在射擊呢？向誰射擊呢？又為什麼要射擊呢？難道說就從那個方向，那個閃爍着火光，將雪雲染紅的方向發出來的嗎？那邊的酒庫在燒起來了。地窖裏的人們，在從爆裂了的鐵桶中所流泛出來的酒液裏打滾。……誰去理會呢？讓他們活活地給燒死吧！

唉，那些俄羅斯人，那些俄羅斯人哪！

那些俄羅斯人，一列車一列車的，成千成萬的，從前線湧回來，回到他們的村莊，回到

大草原，回到沼澤，回到森林。……回到土地上，回到他們的女人那兒。……在車廂裏——沒有一扇車窗是完整的——他們一動不動地站着，水洩不通地擠着，即使有人站着死了，也沒有辦法把死屍從擁擠的人羣中拖開，扔到車窗外面去。車臺前後的緩衝機，和車廂的篷頂上，也都擠滿了人。他們有的給凍死了，有的在車輪下給壓死，有的給拱形的橋洞撞碎了頭蓋骨。在箱籠和包裹裏，他們都帶得有偶然在路上檢來的戰利品——這些東西，在農莊上也許都有用的，機關槍和後膛槍，從死人身上拿下來的零星雜物，手榴彈和來福槍，留聲機，還有打車廂座墊上割下來的皮革。祇有錢是不要的——那東西根本就沒有用，連拿來捲紙烟都不成咧。

兵車緩緩地爬過了俄羅斯的原野。在車站房屋前面精疲力盡地停了下來，這些車站上的房屋，窗子都祇剩了些窗洞，門戶也都脫落了樞紐。兵車每進車站，總會響起一陣叫罵的咆哮。於是那些穿灰色大衣的，從車頂上跳了下來，將步槍扳上了膛，奔去找尋站長，就把那個「拍國際資產階級馬屁的人」當場送了命。「給我們一輛機車！」「你活厭了吧，你這個私生子，幹麼不把我們的列車開走啊！」他們便奔到快要斷下氣來的機車前面，司機和火伙都已經跳進大草原裏去了。……「去拿煤啊！去拿木柴啊！把木柵拆掉，把門窗都打掉拿來啊！」

三年以前，誰也不會問起過，自己在跟什麼人打仗，為什麼要打仗。動員和戰爭的來

臨，活像陣雨和地震。人民都明白，憤怒的日子到來了。舊的生活已成過去。大家手裏都有了一支槍。不管將來怎麼樣——一件事情總是肯定的——再也不會回復到過去。幾百年來鬱積着的怨恨，現在是沸騰起來了。

在這三年當中，他們知道了戰爭是什麼。前面是機關槍，後面是機關槍。如果還活着，就躺在溝東西裏邊，給虱子叮咬。於是來了一陣震動，他們的頭腦昏眩了。……革命！……隨後他們都驚醒過來，自個兒問道，「我們怎麼攪的啊，呢？難道又要給出賣嗎？」他們聽着那些宣傳家們跟他們說道，他們從前做了傻瓜，可是現在都應該醒悟過來了。……

他們參加過作戰，現在都正在回家，要跟什麼人去清算了。現在，他們知道槍尖應該往誰的肚子上刺去。現在，已經不再有上帝，不再有沙皇。祇有我們自己。讓我們回到家裏，去分配土地吧！……

從前線開回來的兵車，彷彿犁頭一樣穿過俄羅斯的原野；把一些內部破損的車站、毀壞的車廂，以及被劫的城市，留在後面。鄉村和農莊，都聽得到後膛附近給鋸斷了的、散彈槍的刺耳尖銳的響聲。俄羅斯人民，認真地分到了土地。在農舍中，又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樣，燃點着松明，女人們在古老的織機上，整理着經線。時間彷彿又倒流了過去，流回到早已消逝的年代。這是在冬天，當第二次革命，就是那十月革命開始的時候。……

飢餓的彼得堡，給鄉村所掃劫，給北極風吹得徹骨的寒凍，給敵人的前線圍攔在四周，給陰謀所震動——一個沒有燃料、沒有麵包、工廠的煙囪裏不再冒煙的城市，一個彷彿暴露的人體似的城市——這時候，彼得堡正從柴爾斯柯伊、賽洛電台的無線電波裏，發佈瘋狂的意見。

「同志們！」一個瘦小個子，戴着一頂從後邊撕裂到前面的芬蘭便帽，站在紀念碑的花崗石座腳上，放直了喉嚨在嚷——「逃兵同志們，你們拒絕了那些帝國主義者的惡黨。」

……我們，聖·彼得堡的工人，謹向你們致意：「同志們，你們幹得很好！」……我們不願意充當染着血腥的資產階級的傭兵。……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戰爭！」

「打倒……打倒……打倒……」滿臉鬍鬚的士兵們的行列中，懶懶地傳遍了這樣的吶喊。他們沒有卸下肩上的步槍和包裹，祇是疲憊而沉重地，站在亞歷山大三世的人像前面。騎在截尾戰馬上的、沙皇的烏黑巨大的人像上，蓋滿了雪，而敞開着襤褸的外衣，站在馬頭底下的那個演講者，也渾身蓋滿了雪。

「同志們。……現在就擱下我們的武器，時間未免太早了。……革命是在危急中。……敵人從大地的四面八方，正向我們進攻……在他們貪婪的手裏，有的是山積的金銀和可怕的毀滅性的武器。……他們眼見我們將在自己的血泊中打滾，暗自高興得打抖。……可是我們都不怕。……我們的武器就是我們對於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熾熱的信心。」

……這革命已經來了，已經很近了。……」

風把其餘的話，都吹散了。一個肩膀寬闊衣領向上翻着的人，在人像的基腳下，立定下來小便。他彷彿對於那座人像，那個演說者，那些兵士和他們的包裹，全不在意似的。可是突然間，有幾句話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不過引起他注意的，倒不是這幾句話的本意，而是那個站在青銅的馬嘴底下的人，嚷着時的那股狂熱的信心：

「……可是要明白……在六個月之內，我們將永遠根絕那最大的罪惡……連金錢本身。……我們將沒有飢餓，沒有貧窮，沒有屈辱。……你們要什麼東西，就可以到公共倉庫裏去拿。……同志們，我們可以用金子來建築公共廁所……」

那時候，一陣挾着雪花的狂風，直吹進演說者的喉嚨裏去。這樣，話給打斷了，他暴躁地，向前俯着腦袋，開始咳嗽，而且老不能停止，他的肺葉好像要爆裂似的。兵士們佇立了一會，顫動着高頂的毛皮便帽，紛紛走散了……有的走向車站，有的穿過市街，越過河道。那演說者也從基石上爬了下來，雙腳在凍了冰的花崗石上滑着。那個衣領向上翻着的人，便輕聲招呼他道：

「噯，魯勃列奧夫！」

華西里·魯勃列奧夫仍然在咳嗽，扣好了自己的外衣。他沒有伸出手去，却一臉嚴肅的直瞪着伊凡·伊立奇·戴勒琴。

『哦，有什麼事啊？』

『我祇是很高興看見你，沒有別的。』

『那些個死鬼，那些個獸子，』魯勃列奧夫望着車站的蓋着雪的、模糊的輪廓，這樣說道，而那時候車站那邊，正有同樣的滿面鬚鬚渾身虱子的前線士兵，一簇簇一羣羣的站着，圍着堆在地上的行軍背包。『好像用幾句話就可以把他們鼓動起來似的！他們居然像甲蟲一樣地從前線跑來了。真是些傻蟲。……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恐怖。……』

他那凍裂了的黑手，在夾着雪片的風中抓了一把。……他的拳頭裏，彷彿抓進了一把什麼東西。於是手變得癱軟起來，全身冷得發抖。……

『魯勃列奧夫，老朋友，你是十分瞭解我的』——戴勒琴翻下了衣領，俯視着魯勃列奧夫的土灰色的臉——『看在上帝的面上，請你解釋。……為什麼，我們儘把脖子放在圈套裏呢。……德國人祇要高興，一星期之內就會衝進彼得格勒來的。……你要知道，我對於政治從來不感興趣。……』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不感興趣？』魯勃列奧夫生起氣來，便猛然地向他轉過臉去。『那麼，什麼事情你纔感覺到興趣呢？你知道，現在祇有誰纔感到興趣啊？』——他暴怒地直瞧着戴勒琴。『那些守中立的，都是人民的敵人。』

『那正是我想跟你談談的原因了。……不過，請你說話和氣一點。』

戴勒琴也暴怒得什麼似的。魯勃列奧夫從鼻孔裏吸了一口深長的氣：

『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傢伙，戴勒琴同志。我祇是沒有時間跟你談話——你明白嗎？』

『你瞧，魯勃列奧夫，我懷着這樣的心境……你有沒有聽到，科爾尼洛夫正在頓河的哥薩克中間，組織一次暴動嗎？』

『是的。我們早已聽到了。』

『我想往那方面去……又想參加你們的一邊。』

『那麼，到底拿什麼來作決定呢？』

『我要參加可以相信的一邊。……你是爲了革命，可是我却爲了俄羅斯。……天知道，也許，我也爲的是革命。……你知道，我是一個前線的軍官。』

魯勃列奧夫的憤怒，已經從他那雙陰沉的眼睛裏消失了。現在祇剩得有睡眠不足的疲憊神情了。

『那麼好吧，』他說。『你明天到斯莫爾尼來找我。……俄羅斯——他點點頭，笑

着——『有時候，我聽了你所說的那個俄羅斯，簡直生氣得連臉都脹紅了。然而，我們現在還是可以爲她而犧牲。哦，你不妨立刻到波羅的車站上去。大約有三千個逃兵，在那邊場地上，已經宿營了三個星期。跟他們召集一個會議，爲蘇維埃政權說幾句話。告訴他們，彼得格勒需要麵包。告訴他們，我們需要戰士。』他的眼色又變得嚴厲起來。『告訴他們，

假如他們光是靠着火爐搔肚子，不作什麼，那麼他們都會像那些妓子生的兒子一樣地死亡！他們照這樣搞革命，簡直應當挨一頓鞭子！你把這些個意思，塞進他們呆笨的腦袋裏去！現在，除了蘇維埃政府，沒有人能夠挽救俄羅斯，也沒有人能夠挽救革命的了。明白了嗎？現在，天下沒有再比我們的革命更加重要的事了。」

戴勒琴在黑暗中爬上了五層結冰的樓梯，走到自己的寓所。他摸索着門，先是敲了三下，接着又敲了一下。有人從裏邊走到門口，然後沉寂了好一會兒，他太太纔低聲問道：「誰啊？」

「沒有關係，達莎，是我。」

門背後一聲歎息。於是鎖鏈響了起來。鐵鈎扭了好久。他聽到達莎在絮語着：

「唉，我的天，我的天……」她終於開了門，立刻消失在黑魃魃的過道中，在什麼地方坐下了。

戴勒琴小心翼翼地關上門，拴好了所有的木門、鐵鈕和鎖鏈。他脫掉了套鞋，在黑暗中摸索着——見鬼的，連火柴也沒有。還沒有把外衣和便帽脫掉，他就向着達莎消失的方向走去，雙手伸出在前面。

「多麼討厭啊，」他說道。「又沒有電燈了。達莎，你在哪兒？」
緘默半晌之後，她纔從書房裏低聲說道：